

第三代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
蕭軍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第三代

駝鈴：Din……rin……dan……ran……夾雜在狗們顛狂了似的吠叫中間，由遠而近既溫厚又端莊地響着。車夫們故意抽響着鞭子，尖聲，不甚必要地吼叫，罵着各樣粗野的言語，呼喚着牲口們各種古怪的名字和綽號，企圖裂碎這夜底安甯，使村莊裏睡得正溫暖，正香甜的人們清醒一些。

從什麼地方呢，第一次的鷄聲飄過來。那像從遼闊的海洋底那岸，還是無止盡的森林底深處，徐徐響起來的銀笛；聲音狹窄而悠長。接着，所有的村莊，全被這聲音魚鉤似的胃激着了。

——吓！嚇！骨頭們……全讓鬼抓去吧……

等到一切的聲音不再那樣喧囂了以後，祖母才向着這聲音逝去的方向罵了一句。而後又開始了。從這個屋角到相對那個屋角踱走。如果地上擺設的傢具有時障害了她，

她也要站在牠們底前面，像對一個人似的，磨動着牙床，鳥雀似的側轉着頭：

——全應該燒掉呀……爲什麼不燒掉呀？賤東西們……

她在尋找誰呢？眼睛鵲似的迴翔；又似在等待這廢物們對她這詛罵會有什麼回答：——屋子裏祇有她自己的影子是活動的，同伴着她；回答她的祇有她自己的呼吸。

——唔……！

她頹然地坐入了一隻椅子的懷裏。

從對面房裏才沉澱下去不久的，女人底呻叫，又開始接續起。起始是微弱的，零落的，像被壓制在多重岩石底縫隙，委屈迴環瀉流出來的水似的；接着是尖銳得相同電綫柱上金屬的裸綫，過度被暴風吹絞着——這使她更焦煩：

——生一個孩子……要這樣艱難嗎？

不再忍耐了，她來到窗下，厲聲的問着：

「怎樣了呀？這樣叫！整個的村莊全要叫翻轉了呀。怎樣了呀——」

裏面嘈雜和呻吟的聲音聽得出勉強斷了一個瞬間，回答的却不是呻吟的本人：

「怎樣了呀？你問過一百遍……這是生孩子呀……不是雞下蛋……爲什麼你這樣性急呀？你生孩子許像吐口痰那樣容易！」

祖母困惑了，手祇是抓緊着窗台底邊沿，支持着身子，又空空地切動着牙床。接着屋子裏是一陣騷亂：「抱住她的腰呀……不許躺下……」接着是一聲奇拔的尖叫……她忘了呼吸，要沿着窗台的牆壁委落下來，周身起着近似顛狂的顫抖：

——讓他是男孩……讓他是個大命的人物吧！

她向天空祈禱着，嘴在開開合合，人却聽不到她的聲音。——天空的星們，雜亂的閃着不安定的光底芒刺；月亮殘破地照耀在天西。

嬰兒洪亮的啼聲聽到了——從遠方又銀笛似的飄起了第二遍底鷄聲。

二

冬天，凌河村的農民們，如果遇到天氣晴好，再沒有多大的風，總喜歡從自己底家裏活動出來，閒走在街上，或是聚集在誰家院牆的前面，有太陽光最多的地方，蹲下身子，也許把背脊倚靠了牆壁，手交叉地藏在袖筒裏，消遣地唾着口水，發揮着各種奇妙的意見，講談着各樣的事情。如果大家夥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，便各自放縱地大笑。

這個村莊，沒有酒館，也沒有吃茶的地方。這裏的人們不大喜歡吃茶，也不大喜歡吃醉了燒酒，除開賭博和打獵以外，在冬天，他們唯一的趣味，就是盼望能夠發生一點值得談論的謠言，即是爲了這謠言而發生一兩場決鬥，在人們也覺得是分內的勾當。

爲了距離城市太遠的緣故，城市裏已經成了古舊的故事，這村莊裏，遠被人們珍奇的嚼咽，必須到另一件較新的發生，纔能替代了牠。

「楊家的小寡婦……生了個崽……」朱三麻子抹着鼻子，眼睛細成一條縫，說話

並不固定的看着人，看一看天，或是向遠方連綿的山峯打着超視。

「是個公（男）的嗎？」這是汪大辮子。

他雖然有着過大的頭和過大的眼睛，而辮子却是特殊的苗細，相同一條瘦細的尾巴，毛茸茸地貼在脊背後。鼻孔朝天，鼻頭相同半片圓肉球，沒有根源地平貼在那寬闊的臉幅上。他從來不喜獻任誰的話浪費在空氣裏而得不到回答。

「楊家有那樣德行哪……」

楊五爺只要一聽到無論有人提到關於楊氏族中什麼事，他總是耳朵尖起來。如今他更接近一點捱近汪大辮子，從衣襟上把佩懸着的銀鬚梳，拿在手中，細緻而經意的一面梳理着自己正在發着白的菱角鬚鬚。——身上羊皮的大坎肩更顯得破敗了，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顯露出的皮底光板，發了黑色，還有點閃光……可是在人的眼睛裏，他的鬚子却總是那樣特殊的齊整，看起來，好像沒有一根曾經錯亂過自己原來的位置。他說：

「……我說的滿不算……讓你們說：這不得德行……得什麼？我們底二奶奶……」

娘家是什麼樣的根源……」

楊五爺總喜歡述說別人的根源，更是關於楊春二奶奶的根源。他喜歡講別人的高貴來增加自己的光輝。

「根源好……就能生好子弟……狠，狐狸……可全是……全是什麼種生什麼鬼……差不了……人……哼！誰知道人？」汪大辮子用他的慣於說俏皮話和專喜歡同別人「抬槓」的腔調，固執地回答着。說話的時候，他還總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頭額，挺露向前面，像一隻要準備決鬥的公牛似的，不轉動地睜起眼睛——眼尾有點斜上。

楊五爺從他的面前退開了一步，撚轉着手裏的珠串說：

「大辮子……你怎麼什麼事全喜歡和人不一樣哪？……年青的人……應該學隨和一點……纔有出息……」

風把楊五爺的鬍鬚擺亂，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經揣在懷裏的銀鬍梳：「……真的

……年青的人，是應該和氣點……比方你爹就不這樣……」

還不等待楊五爺把話交代完，汪大辮子從背後把辮子揪過來安置在胸前說：「我爹是我爹……我不是我嗎……你能夠說一隻狐狸是一隻兔子嗎……早先是大清國，有皇上……現在還改了大總統哪……」

「我的話……不過是這樣說一說……聽不聽由你……」

楊五爺從汪大辮子的身邊離開了，又挨近了宋七月：

「你說是不是……要孩子好……總得有好根源……根源不好……就不能有發達的希望……」

宋七月半同意地點一點他的禿頭，並沒有言語。從圍聚着朱三麻子和汪大辮子的人羣却騰起了一陣轟笑，人們的眼線也全向楊五爺這面集中過來。其餘的人們也開始遭了引誘，從自己原來立着，或是蹲着的地方，蟲似的蠕動過來，臉際上作着要笑的準備，尖起自己的耳朵。從什麼地方呢，滾轉出來一團孩子，吵叫，忙亂，企圖要從人和人的縫隙

中攢到更前面。

「媽的——亂攢什麼呀？」

孩子們推了大人的耳光，並不灰心，吐一吐舌頭，再開始尋找第二條路……最終在這人環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們。被圍着的朱三麻子臉上底天花點，正發散着光輝：

「……城裏大街上點的燈……全不用人點……一到天黑……牠自己就會亮啦……也不用添油……你說他媽的神不神？那些個燈……全像茄子似的倒掛着……火車也不用馬拉……牠就會跑……要站住就站住……也不用人吆喝……」

「不能信呀……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兒……不能信……」一個曾參加過『義和拳』的老英雄井泉龍，伸一伸拳頭截斷了朱三麻子的話頭：「不能信呀……洋鬼子挖了我國人的心……我親眼見過……拘了我國人的魂靈……逼着他們點燈，推車……我們的肉眼看不見……哼，若是有我們底祖師爺……一看就知道了……看吧，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……我們的心要被挖淨了……還要把魂靈成車的運到外國

去啊……替他們推車，點燈……去，去，小孩子不要聽這些……你們這些小人的心……將來全得救鬼子挖淨了呀……」

他開始驅逐着小孩子們了。他又好像回復了幾多年前，手裏提着單刀，頭上纏着紅布……向洋鬼子們開戰時候的英雄，眼睛圓着，抖擻着銀白的鬍鬚……

「洋鬼子進過北京城……這些驅使魂靈的方法……全是從我國的國庫裏偷去的呀……『三國』上諸葛亮的三卷天書……姜子牙的杏黃旗……還有……全落在鬼子的手裏了。還有……」

井泉龍爲的要想尋找證明，用眼睛在這人環內外旋動着；爲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底強壯，一隻手搖着那時時要飄動起來的白鬍鬚，一隻手的拇指還翹起來。

「楊五爺……」他在人羣中終於尋到了鬍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夥計。「楊五爺他見過……你們這些黃嘴沿還沒退盡的孩兒們……媽媽怕還沒生哪……你們問一問楊五爺……他見過……我們那時候……哈哈……他們族中的……二奶奶，若不是

爲了年預亂……能嫁到這裏來嗎？現在怎麼聽說也生了孫子了……人真是……癡癡這些小東西們……生得該多麼快呀！一轉眼……真是一轉眼……全像雨後的蘑菇似的……就冒出土來——」

「你是蘑菇……你是老蘑菇……」孩子們喧叫着，笑着，向井泉龍攆過來，要拔他的鬍鬚。青年和壯年一點的，嚷叫着助威：「拔他的鬍子……叫他請黃天霸下來……不——請張飛……哇呀呀地叫……」不要朱八戒呀，——還是孫悟空呀……」

井泉龍扭着每個孩子的耳朵把他們扯開去，可是孩子們是潮浪一般的無廉恥，推開又回來……還在不斷地加增着新的……老英雄終於遭了圍困。

朱三麻子爲了這老頭打斷他的故事，以致他被遭了遺忘，要報復，他比孩子們幾乎叫得更尖銳：

「小傢伙們……不要退……上呀……上呀……扭他的鬍子……要他裝孫悟空……給我們耍一套金箍棒……」

楊五爺知禮的，一面擺着手調解；一面還是小心的梳理着自己的鬍子。可是他這調解，沒有什麼用處。連自己全像一粒沙似的，被這浪潮戲弄似的推移……他叫：「這對於老年人是不成樣子的呀……」

「小蘑菇們……不要鬧了……林老頭給你們來拉胡琴……呀！老林——」

井泉龍向林青和楊三來的方向揮着手，叫着：「老林……救一救吧……老英雄受困了……」

老林青似乎並沒聽到這聲音，胡琴挾在一條臂下，手裏提着一些冬天的乾菜蔬，一隻裝滿了酒的酒瓶，還有一隻活着的公鷄，他和楊三正行在準備到女兒家裏的路上。他們好像各自在思索着什麼，林青頭有點發軟的勾垂到前面，脚步也近乎有一點空茫，這不是他平常的樣子。楊三卻沒什麼改變。

凌河村是位置在山腳下一帶斷崖的上面，崖下面便是凌河。如今河水完全凍結，在太陽下面抖閃着眩惑人的光芒。每處山陰遺下來的積雪，也好像沒有變更，山頭和河灘

全是光禿禿地，看不到了。那夏天綠綠的茸毛，自從凌河瘡癒了牠的騷鳴，整個的凌河村也變得孤獨和落寞，成了一條冬眠的蟲。

——啊！這又算是一代！

老林甫看一看茁長的，走在他身邊的楊三，想到了女兒這新生的孩子，接了不能自制地滑想到自己的兒時，輕輕的發了一聲喟嘆。他熟悉這所有的山頭和河流：那幾個是他所常常爬走的；那幾段河流在夏天是他和一些牧羊的同伴們洗澡和洗羊的地方……坐在山坡光平的石頭上，他拉着胡琴，同伴們叫着山歌，山谷起着酬答……那幾塊田地是他所耕耘過的；那裏的水草茂盛，那裏的林子容易藏著熊和狼，那裏的……這全和昨天相似，他熟悉這凌河村，相同他底胡琴上每條琴絃。

——真是和昨天一樣啊！

他撥轉着鬚子的尖梢，起始一種溫和的陶醉，柔軟的生了絨毛的小蟲似的，輕輕的貫穿青也底扉隙心孔竅，久了，人不能忍受，他要笑，終於咯咯的笑出了更大聲音。

「你總是這樣樂」楊三一一半是嘆息，一半在讚成林青底笑。

「唔……這裏堆這些人哪……」

「林青——救——救呀……」他看見井泉被孩子們圍困在核心。

「老林頭——」

「『樂不夠』——」

「胡椒粒——」

老林青底綽號，像天上星那般多，孩子們，小夥子，和他年紀相做的伙伴們……總是按着自己所喜歡的，或者自己所發明的叫他。人接待他總是相同接待春天。他對於人是一顆磨刀的石頭，只要接近他，無論是覆蓋得怎樣厚和堅牢的泥鏽，他總會使這鐵放出牠應該有的光毫。

「到那裏去呀？到女兒家裏？」

「到女兒家裏去，你們不去嗎？看看我的外甥……喂！老傢伙……你怎麼惹起他們？」

……？
井泉龍已經被孩子們拖倒了。

「把你的酒……就在這裏喝了吧……？」當人們開始湧過來，孩子們才放了井泉龍，開始在老林青的手裏來尋找可以吃的東西，有的開始拔着公雞底翎毛。

「這那成啊？」他旋轉身子躲閃着，孩子們也跟着旋轉：「活着就拔毛！」公雞嘎叫，老林青的小尖鼻子變得更紅，更尖銳：「小東西們……不能這樣作呀！這樣……我的胡琴要被你們擠碎了……」

「拉胡琴——讓他給我們拉一段胡琴……放他走……」

壯年的分別地約束住了孩子們，把老林青安坐在人家門邊一塊石頭上，別人替他抱了公雞，拿了菜蔬。老林青先悠長的嘆息了一口，四外看了看圍着他的長短不等的人羣——孩子們貪吃似地張着嘴，大人們却靜穆的把眼線集中向他，正在調整着琴絃的手。如果有誰偶然破壞這統一，人們的眼睛便會殘酷地集中到他，或者是咳着惡意的嗽聲。

琴音懾服了這整個村莊和人羣，孩子們沿着嘴角流着涎水，大人們慢慢地溫柔地拉閉了自己的眼睛……

老林青的頭勾垂着，整部的靈魂和呼吸，全攪蕩在這琴聲裏。拉的應該不是胡琴，發出來的聲音不是胡琴的聲音；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條神經纖維，是他的每條神經纖維在鳴唱……。公雞在別人的懷抱中安穩地闔閉了自己的眼睛，牠好像也不知道在這琴聲終了的時候，便是自己生命終結的開始。

「老伯……夠了吧？應該去看一看生產的人——」

這是誰呢？人全被這聲音激怒了。但胡琴的聲音却還沒有終止下來。

「滾開……把你扔下崖子去……填冰窟——」

「他不能再拉下去——」

起始發言的人更固執的增大了他的聲音。林青像才從一個悠遠夢幻的旅程裏奔波回來。腳步還沒有放牢，便停止了手裏琴弓底抽動。